

(上接第13版)

何立伟



浙江是一个经济大省，也是文化大省。在一个省的范围内，一下能出来五位水平很一般的女散文家，这是不容易的。

干亚群的《屋檐下》，找到了一个农村妇女一生的象征。“屋檐下”很有意象，所有的妇女，包括她自己的母亲都在屋檐下度过一生。她写了父母的人生，以及自己的人生，对乡村女人归宿的认同和抗拒，写得非常质朴，有一种对人生的审视。

赖赛飞《第四类痛觉》写自己和母亲的较量，而且是一生的较量，直至母亲的离去。母亲和自己的较量，是希望得到一种存在感，她还写了自己和自己的较量，这是希望在活着之外还有一种意义。她对母亲一生的审视，对妇女关系的一种掂量，对生命价值观的感悟，充满了女性的辨析和思考。

草白的《劳动者不知所终》，同样也是写一个人的一生。她是通过劳动者和劳动这种个人的生存方式来描写这个人的一生，她的卑微、错位，她的生命结束都与这样的方式有关系。相对而言草白比前面两位作者更感性一点，也更有痛感一点。我经常感叹我们现在的作品，最缺少的就是生命的痛感，能够写出生命的痛感就是一种价值。

苏沧桑的《听见·春分》，写得很短，很精美，充满了古老的声音，特别是里面的古词，也写出了对季节的声音的深切感受，既亲切又疏离。

帕蒂古丽的《被语言争夺的舌头》，她争夺的是语言，语言背后是文化的差异，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，还有待明确的身份。这是一篇很有分量也值得读者思考的散文，指向历史和现实，指向生命的可靠或不可靠。

五个散文家有很多共同点，她们基本上都写故乡、亲人，而且写至亲，都写生命中的惶惑、挣扎、痛感、错位。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她们都让散文这个文体承担文学的“重”，英文里小说、诗歌、戏剧之外都是散文，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文体，但我觉得大家都在写一种共同的文体，都写得理性重于感性，基本上都传达了对生命、对故乡的理性思考和理性感悟，议论多于记叙，而且都比较长。从内容、题材到写作方式、价值表达，五位作家比较趋同，没有展现出丰富多彩。

我读这些散文觉得有一点累，就是她们写得还是过于“重”了一点。散文应该有那种腔调、那种笔墨，还有散文特别讲究的文章之美，那种留白、空灵，在她们作品中还很少能够领略到。作为女作家不妨写得更感性一点，给人想象的空间，小中见大——倒不一定是体积的大，而是作者心境的大。好的散文也应该像谈话一样，有一种说话的语气，不要端着写。

专家点评

如此，每个女人不一样，每个母亲也不一样。她这位独特的母亲因为病痛的折磨失去了生的欲望，但她因为爱要母亲活下去，在她和母亲一个放弃、一个捍卫的争斗中，母女二人的情感和个性就一一彰显出来。她们之间有传承也有撕裂，有相似也有变异。我觉得没有经过这样的痛的人是很难写出来的，我钦佩她不是哭哭啼啼来写伤痛，而是冷静叙述。

年轻的草白找到了很好的切入点，她写父亲是从父亲长智齿开始的。这样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因为有了人物、情节、场景，就有了讲故事的节奏感。她非常擅长写细节，她写她哥哥小时候恶作剧，经常故意把她好不容易结痂的伤口弄得再次流血，能够感受到乡村少年的那种顽皮。有些散文大而花哨的叙述文字却没有质感，草白刚好相反，我们跟着她的讲述就看到了真实的乡村生活，它不是田园牧歌，而是充满了劳作的艰辛，甚至还有饥饿的梦魇、病痛的折磨。这些村民从出生开始就要和一切阻碍他们生存的力量较量，他们活着非常艰难。所以她说很多人无法争了、半途就撒手了，这样一种讲述，不用形容词渲染就已经让我们陷入一种悲伤。我知道她是“80后”的时候，在

想这么年轻的生命就已经饱受生活的磨难，幸好她有文学为伴。

帕蒂古丽的散文是最独特的。这种独特是天然的，用她的话说我们是一根舌头，她是很多根舌头，维吾尔族的父亲、回族的母亲、哈萨克族的邻居、汉族的老师，都给她灌输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文字、不同的习俗。这样的文化交融让她与众不同，她想混到人群里和大家一样都很难，她不用刻意就已经有独特的散文风格。她本来就是一个血统上不纯粹的女人，又迁徙到了一个和故乡完全不同的地域，这种碰撞和融合是双重的。她是幸运的，因为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会磨砺她的思维和笔尖，再加上她有一个敏感的灵魂，能够敏锐地觉察到自己的不同。她的成长过程就是她的挣扎过程，她曾经捍卫、曾经舍弃、曾经模仿、曾经抗争，这样的痛苦挣扎是一种搅拌，而我相信这样的搅拌已经让她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基因，成为她写作的一个富矿。

五位女作家的散文，给我感受最多的不是我想象中的甜美，而是一种痛，读的时候很多次觉得自己内心也很疼痛。我觉得她们不是柔弱的、纤细的，她们用文字塑造了有力量、有深度、有大情怀的江南女子。

陈世旭



我读五位浙江女作家的作品，第一个印象是细腻，比如苏沧桑写《等一碗乡愁》能写到那么细致的程度，特别精彩，《听见·春分》也是。这些散文立刻唤醒了我自己的生活经验，看了之后很感动。写得很细腻的还有一篇《纸上》，从具体的造纸功能说到整个造纸过程，将文化非常细腻地表达出来，并有更深的开掘。我也写过造纸，但当我看到苏沧桑写的造纸时，我觉得这才叫做散文。散文的细腻，是我学到的第一个东西。

第二个印象是敏锐，比如帕蒂古丽写两种文化夹缝的碰撞。这是不是哲学家式的散文？她的散文有很深的深度，她讲了一个观点叫争夺，在各种方言中争夺自己的舌头。争夺是一种本能的生存法则，它可以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，讲历史与尊崇的争夺、权利与话语的争夺、自然与繁衍的争

夺、时间与生命的争夺，人类和不可知的秘密与不可知的明天的争夺。她不仅仅停留在写两种文化的差异上，还让你想到更多的东西，这样的散文容量非常大。

第三个印象是格言，这是五位作家共同的特点，是在很多的描写之后，将对生活的开掘和领悟上升成格言，这些格言式的语言特别精彩，一看之下就容易记住。

第四个印象是五位作家的作品都表达出对生活的忧伤。在作品中说好听话很容易，但真正说出深刻的语言，写出生活的面貌，发出生活的感叹，很难。

韩小蕙



干亚群的散文，文学感觉特别好，随时随地都在观察和思考着生活，她敏感、细腻，善于用妥当的文学语言表达自己的思考。她的文字有一种特别的质感，引起我们对很多司空见惯的事物的关注和再思考。她的文字里面生长着诗意。我最喜欢她的作品中对

农民的感情，不是悲悯，而是把他们的智慧实实在在地表达出来。

(下转第15版)

裘山山



散文是一个最容易暴露自己的文体，当小说和戏剧都在那里虚构人物关系、虚构故事的时候，诗歌天马行空的时候，散文已经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身世、心思、情感世界一点点透露出来了。你一边读就一边在想：原来她是一个远离故乡的有乡愁的人，是一个在海边长大又在西湖边生活的人，还是一个读了很多书但也喜欢琢磨的人，一个充满了江南韵味但还是有锋芒的人。读苏沧桑的散文就有这样的感受。真正好的散文，到他的门口，只听到琴声，却从节奏和韵律中感受到他的情感世界，分享到他的痛苦和快乐。

干亚群的散文不是温婉的感觉，一读之下我闻到了泥土的气息、草垛的气息、水塘的气息。这些乡村的气息并不都是芬芳甜美的，有不好闻的腥气味，甚至还有不讲究的村民的口臭。我这样讲并不是嫌弃，就像干亚群这样写也不是嫌弃，而是一种不舍，乡村的景象在她的笔下是荒蛮的，但又是茂盛的，有一种肆意妄为

的野性。在这种野性里面，我还很清晰地感受到她的一种悲悯情怀，比如她注意到门口贴着两个启示，寻狗的就重赏，寻老人的就没有。从这些细节里，你能感受到她说的背井离乡的不光是人，还有泥土。她用悲悯情怀来写形形色色的人，写父母、村民，写种菜的老人，写卖猪但喜欢画竹子的老曹，写喜欢文学的老王，还有做志愿者的杨师傅，都写得有血有肉。乡村因为她的笔成为一幅画，被更多人看到。

赖赛飞的散文写得很勇敢，她写作上的勇敢可能源于生活的磨难，她的人生经历让她学会了承受和隐忍，我感到很多时候她很痛，但她不哭诉，只用文字来疗伤。她写自己的母亲，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母亲和一种与众不同的母女关系。事实上也是